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一四

新平知

州學

PDG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序

送蕭道士序

大江以西天下多名山處玉筍則其尤也按道家言是爲梁蕭子雲脩鍊昇真之地然其事亦茫昧不可復攷矣余在豫章時考按圖書慨然有高舉遠遊之思念將上印綬于朝凌大江陟西山欵旌陽之廬窺洪崖之井繇葛峯以歷玉澗遡章水而登崆峒之顛出麻源道樵川然後歸而自休焉事顧有大謬不然者越三年

湘中又二年而召假塗清江郡人張元德邀余
爲閤阜之行垂命駕弗果則所謂玉筍者固無
因而至焉蓋前後數年再躋江西之境而四五
名山者迄不獲寄一迹其間吁可恨矣今年憊
卧于招鶴之草堂有方士自玉筍來見者眡其
謁則氏蕭而名守中也曰嘻子非子雲之裔也
耶鄉吾欲遊玉筍而不可得今見從玉筍來者
得問此山亾恙則吾志亦愜矣因留之山房數
與語而又知其能琴與詩也余於絲桐之奏蓋
所喜聞而有未忍者獨索其詩讀之則皆脩然

清絕非吸沆瀣餐朝霞者不能道也夫山川之
秀傑者其鍾於人必異因吾子襟韻之不凡益
以信玉筍之爲奇觀也必矣雖然有疑焉子之
名中而字默也豈非以多言爲誡耶予聞伯陽
氏之爲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故學之者
亦必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然後同於大通
今子戒於言而歸之默善矣顧未能以琴與詩
焉是知多言之害而未知多藝之累也子默道
然而笑曰有是哉然琴以養吾之心而吾本無
心雖終日彈而曰未嘗彈可也詩以暢吾之情

而吾本無情雖終日吟而曰未嘗吟可也琴未
嘗彈與無琴同詩未嘗吟與無詩同曾何累之
有哉予曰子之言達矣遂書以爲東歸之贈寶
慶丙戌中元前六日西山居士真某序

余素不善書詩與序旣成以授筆史書之視
子默之色若有不懌然者予友金華王子文
塾偶留西山慨然爲余書之筆力清勁可喜
予文不足道安知不藉是以傳乎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始余自江左移守泉征徐凡三月思所以爲治

人之術者曰吾惟致審於寬嚴之間乎蓋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又從而思焉思之而弗得則夜以繼日焉居一日悚然而悟曰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

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
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
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
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
之與天其本則一自人汨之以私亂之以欲於
是乎與天不相似矣蓋亦反其本而觀之休惕
於情之所可矜顯泚於事之所可媿此吾固有
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
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
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

也於其當惡者懲之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
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
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
人其庶幾乎余之有得於是十年矣間以語人
鮮或不笑其迂者予友陳君端父獨聞而善之
寶慶二年冬端父將爲邑於瀾東訪予以所宜
先者予曰子忘余疇昔之言乎夫仁義足以包
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子蓋聞而善之矣
請復以是爲獻可乎端父曰謹聞命矣抑其所
謂存之使勿失養之亡以害者果何道耶曰亦

敬而已矣蓋敬者所以浚天理之源而窒人欲之
穽者也子之得於天者清明而冲粹故其氣象也
藹然而溫肅然而毅此仁義之質也誠能敬以存之
俾亾須臾之離則靜焉而仁義之體具動焉而仁義
之用行吾見子之民將游泳德化中有不自知者是
則儒者之效非世吏之所可及也吁予之言迂益甚
矣子之交遊執友有其迂與余類者其試以是質之

陳君端父之宰武義也

貳卿真先生序以寵其行自然不肖亦辱惠

教觀其本仁義以爲治政之方即持敬以爲存心之要皆公得之學問驗之躬行而發見之辭章非飾藻續以爲工者比也率是以往雪霜質質中還此天地春將復有嘆而詠詠而訝者武義之民其幸哉或者聞而請曰大學言爲人君止於仁文公以爲止者必至於是不而遷之意予男之邦視民最親有君道焉則曰愷悌父母也曰若保赤子也曰平易近民也稽之於古有成說矣公以義並言得無他意乎自然應之曰仁爲體義爲用義者

所以全其仁也惟心之愛之也切故已之體之也至痒痾疾痛若已隱憂則吏姦必戢常恐害民強梗必鋤常恐擾民蠹政苛令是刻是革常恐一毫不便於民此義也而皆所以為仁也不知一言之仁無以立為政之本不明兩言之仁義無以達為政之用由是觀之大學言仁而義已在中公無言仁義實深得大學之旨有異乎哉且獨未讀中庸乎哀公問政也夫子告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若專於仁矣而仁之為人義之為宜必以是終焉

語其本則全體是仁語其用則無一非義有
異乎哉以是說私質於公公日子言正合我
意予其發明以補某不足武義君心醇而氣
和與之處終日不見其喜怒之色蓋天資厚
於仁者知所以爲仁必知所以爲義矣苟徒
悅近似之名不究精微之蘊則煦煦之恩流
於姑息豈大學止於仁之謂哉因次其語并
以薦之武義君儻未棄絕他日爲政之先後
次第尚當從君一一請之丙戌臘月望後二
日黃自然拜手敬書

黃叔通自鳴集序

東溪黃行之叔通吾鄉耆年宿學也博涉圖史
多識前代舊聞其爲文園熟演亮若便於進取
者顧落落無所耦貧賤不能家今年數七十有
八矣娛戲翰墨筆力未嘗少衰然大抵皆不平
鳴也或謂其剛心勇氣頗折於困躋之途侈詞
溢語間及於庸瑣之吏以是爲叔通病吁極強
如韓退之且不免爲芻粟僨賃故詘節於頤君
牙輩叔通其何尤雖然退之可處處在論天旱
疏諫佛骨表不在與頤君牙書君子觀人要知

所擇也然叔通雖羈窮甚能以時命自委故其詩有曠達可喜者予以是取之寶慶三年中和節西山居士真某希元書

送劉伯諄宰江寧序

余友劉君伯諄將爲邑於江寧以予嘗使于茲土也問其所以爲政者焉予謂君之少也受學于家庭其長也又嘗游於大儒先生之門而熟其言行所謂修己治人之方講之悉矣比年從事四方所至客諸侯之幙其於民情之隱伏田里生齒之利疚察之無不盡矣頃猥蒙焉惟余

之問推此念也即聖賢臨事而懼之心也夫百
善之源起於競惕衆慝之本萌於怠肆君以是
心而臨百里之民吾知其有哀恫而無忿疾也
必矣敬者仁之所以存未有敬而不仁亦未有
仁而不本於敬者也今之議者猥曰江寧之爲
邑其民樸以愿其俗儉以質仕而寓於其土者
少焉田而賦者以時訟而囂者空焉今之爲邑
未有易於江寧者也吁盍亦思其所以難者乎
秣陵爲今東都而以君所治言之則其附庸者
也昔尹鐸之在晉陽不忍繭絲其民嗟嚟休息

迄成保障之勢而董安于之經營斯邑也下至
墻之苦楹之質且爲備豫百年計焉蓋鐸之心
厚民如身而安于之心卹公室如其私故異時
賴之以保其國今之東都非昔之晉陽乎然則
以江寧視江寧幾於易矣以晉陽視江寧則其
撫柔綏輯之功其可苟易云哉伯醇勉之雖由
今之勢未得以爲安于而以鐸自任則奚古今
之異吾將見海內之人謹然一詞曰先生有子
吾州有人

始予讀錢塘三沈詩文歎其琳琅圭璧萃在一
門機雲不足道也後考中興以來名卿事蹟又
知吳興三沈皆以德業爲時聞人樞密諱與求
尚書諱介而副樞諱夏其貤錢塘之族彌有光
焉然樞密嘗入直禁林屢當大詔令尚書錄詞
學進歷官館殿故其文章烱映簡冊士大夫多
傳道之獨副樞公以材能結知天子分符捲
轡盡天下要劇處貳機庭建宣闡俱犖犖有成
執掌意其不屑於文字間也 寶慶初

元公之孫昌言來丞南浦始出公家集鐫刻以